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善惡圖全傳

第十三回 公子小姐夫婦相會 銅頭鐵頭並拼輸贏

詩曰：雨濕煙柳碧於紗，中夾茅屋三兩家。數行睡鳥飛不去，月明溪漲白蘆花。話說高公子高奇正在天井，忽然竹梢一個黑團一晃不見，只見一個人坐在屋內。便問：「道爺是哪裡來的？」景爺走將下來，叫聲：「公子可是銅頭太歲麼？」回道：「然也。足下姓甚名誰？何以知道賤名？」景爺道：「在下姓景名福。」高爺道：「莫不是江湖上的俊二郎景爺麼？」回道：「正是。」高爺叫聲：「景爺怎麼知道高奇在此？足下至此有何公幹？」景爺就把前言說了一遍，又將書子拿出，遞予公子。公子看罷，叫聲：「景爺，我也不寫回書。你去拜上三爺，一准約定：五日後晚上動身剿賊。」景爺答應一聲，走出天井，說聲「我去了。」將身縱上竹桿，登高如行平地，一直回轉烏山，回覆了楊天盛之信。專等五日後大家施展英雄。

且說夏氏雲娘被惡人搶進洞房，遇見二位大人陰魂暗中保護，終日坐在房中流淚悲啼，面皮焦黃。房中有個浦媽，年紀六旬開外，終日解勸小姐。小姐久已打聽高公子在此，想欲見一面，死也瞑目。那日陡然想了一計，大哭叫聲：「浦媽媽不好了，今有性命之憂，媽媽你要救我一救！」浦媽說：「小姐何事如此著急？」說：「媽媽，大老爺賞我一對玉龍金釧，今早洗面不見了一隻。若大老爺要，豈不要有性命之憂。媽媽你做件好事，快到東書院找高公子，與我配上一隻。寫一單兒你拿去，要多少價錢，等配成叫他開個單兒來。媽媽你與我走一遭，奴家感恩不盡了。」浦媽說道：「這件事包在我老身身上。」小姐見他肯去，心中暗喜，登時寫了一帖與浦媽。媽媽接來藏好，離了房門，走至腰門口四下一望，不見一人，他顫驚驚忙到東書院見了高公子。高奇問道：「媽媽，你是伏伺那個的？前來作何勾當？」「我是小姐身邊伏伺的，因大老爺賞了一對玉龍金釧，小姐失落了一隻，今著我前來請公子與他配上一隻。可憐我家小姐，真是苦人，救他一命！小姐寫了個單兒在此。」遞與公子。高奇接來進了書房，浦媽媽遠遠站著。高公子在內將書一看，上寫：

鵲橋阻隔，牛織難逢。妾父深遭毒手，身又被擄，惡賊欲以行強，難免失身之恥。多虧公父之陰靈，以免兩家之辱。妾欲一死，未與君訣。聞君投入惡地，未卜何意？若行刺惡賊，即速下手。欲效小人之為，可享李府之福。妾此時度日如年，身坐針氈。君若憐惜，早想良平之策，救妾出羅網之內。君名揚於四海，威名不朽矣，速速為之，妾之幸甚！妾夏氏拜書。

高奇看罷，寫了回書，取出玉龍金釧，出了書房，將書釧交與浦媽接去。轉身進內，到了臥室送上，小姐一見，睹物傷心，血淚珠流。將紙帖打開，上寫：

綠紗窗下，我本無緣。虎狼之穴，卿何薄命！見卿之書，奇心甚恥於名未揚，以致惡賊生心。今故佯投彼處，以行刺於中。奈牙爪甚廣，難以下手。今已約烏山之眾，共剿惡賊。利劍刺身，以消奇之恨也。書不可泄，謹之謹之！奇字。

小姐看畢，即付火焚之，藏其蹤跡。叫聲：「媽媽，你要救我性命！我非別人，乃是銅頭太歲高公子未配之妻。」浦媽說：「原來是高公子夫人，我真真不知。」小姐說：「高公子今在在此處，是探聽信息。求媽媽做個好事，將他請來與奴家會得一面，死也甘心。」浦媽道：「小姐不用傷心，我蒙小姐多少恩惠，今日就死相報。老身願去請公子來。」原來浦媽有個討債鬼兒子，時刻賭博，小姐平昔，或五錢三錢，把他兒子做個小本生意。所以浦媽感小姐平昔之恩，只得依允。小姐見他應允，雙膝跪下。浦媽連忙攙起，說：「小姐莫要折殺老身！小姐坐等，我就去請來。」說罷別了小姐，轉彎抹角來至東書院內，見了高公子，說：「原來是姑爺。」高公子說：「媽媽你要謹言。媽媽你何以知道？」浦媽就將小姐苦訴話說了一遍：「如今著我特來請姑爺進，有緊話說。」公子聽說，將一雙錘取下，又把一對赤金流星揣在懷中，背了個小小包裹，離了東書院，直奔內堂臥室。止住腳，浦媽進房叫聲：「小姐，公子請來了。」公子就在房門首坐下，小姐隔著門簾叫聲：「公子，奴家有千言萬語，此時半句全無。」公子說：「小姐但放寬心。高奇有一禮。」小姐在內回道：「妾身也有一禮。」二人正然行禮，浦媽猛抬頭，只見天井中來了三十餘人，手執利劍，吶喊一聲。浦媽一見，哎喲一聲跌倒在地，口吐白沫。公子連忙扭轉身軀一看，他手牽雙錘，跳出天井。眾人一見雙錘，楊天盛大喝一聲：「來者莫非銅頭太歲麼？」「然也！爾等是誰，快報名來。」楊三爺說：「高公子聽真：來者白猿猴楊天盛、小銀龍湯朝佐、花鏽金剛周旬、四蝙蝠權崑崙、俊二郎景福、山東王福龍王福虎是也！外帶來三十名孩兒。高公子，你去擋住沖天賊，與他敵住。我等進去尋找惡賊。」說：「權湯景王五人，帶領三十名孩兒殺奔前廳，我同周旬去找惡人。」他們分頭去了。

再言高公子，手提八瓣紫金錘，回轉東書院，等候沖天賊。且說鐵頭太歲沖天賊聞聽外面吵嚷，四樓教習喊殺連天，即忙起身叫聲：「高公子，你還不去捉拿強盜，等待何時？」叫了數聲，不見答應。衝爺取了兩柄實心鎖鐵錘，竟奔天井。不防高公子一錘打來，沖天賊叫聲：「高公子，你認錯了，自家人如何動手？」高爺說：「不錯，轉是你錯了。實對你說吧，姓衝的，快快與我進內共剿惡人，與民除害。若牙嘴半個不字，那時我錘頭難相認。」衝爺說：「姓高的，我恩爹待我恩重如山，救了我性命。你敢巧言令色麼！」高爺聞聽，大叫一聲，說：「姓衝的，你還不知我的來歷。」就把夏府之事說了一遍，「我今來此，一者訪問小姐之信，二者等眾兄弟一到，共剿惡人，報仇泄恨！此時來的非是強盜，是眾兄弟也！」言罷，牽錘劈面打來。衝爺牽錘，對面交還。二人戰在一處。這且不言。

且說楊天盛，手執薄葉青銅刀，周爺手握竹節鞭，二人趕奔後面，去殺李雷。正然照看，只聽得四面鳴金，前廳一聲吶喊，說拿「強盜呀」，只見四樓教習，手執兵器，圍住眾位英雄，在前廳鏖殺。李雷與邵青聽得強盜殺，躲入西洋套房，將暗門關好。且說楊爺等在大廳敵鬥多時，攔開兵劍，眾位上了高。那些孩兒們正欲上高，早被攙勾搭住，絕了性命。眾教習也上了高，楊天盛同周旬正好來到，大喝一聲「不要驚慌，我也來」，手起刀落，傷了八個教習。眾人又一陣廝殺。

且說衝爺與高爺殺得難解難分，只聽前廳吶喊「強盜絕了命了」，高爺錘一起，隔開錘頭，說：「不與你戰了。」步子一起，上了屋來至廳堂，沖天賊也上了屋，隨後追趕來至前廳跳下。二人重又交戰。此時合府教習多來上高的上高來，擋的來擋，用灰瓶打來。眾英雄刀一起，劈開灰瓶，迷住眼睛。少時王福龍被灰迷住眼睛，把頭一低，被教習一刀，喪了命了。王福虎被攙鉤搭住，廢了命。眾孩兒死傷大半，按一下。且說猿大仙救了湯爺之後，算定林孔昭今日滿難，駕遁光來至李府土牢邊。只見四個看守土牢的人已經睡熟，走到土牢門首唸唸有詞，喝聲道「疾」，土牢門自開。叫聲：「林相公快快出來，我猿大仙將來救你。」林孔昭聽得此言，可憐爬不上來。猿大仙使了法術，將他提出，背上肩頭，駕著遁光，騰空而起。正然行來，只見對面來了一位神聖，乃是九天聖母，外有四個仙童，手拿捆妖繩斬妖劍，跟隨了在後。猿大仙見了大吃一驚，按落遁光，把林孔昭扔入樹林，回轉木山不提。

且說燄光珠火漢延下了書，恰恰那日回轉烏山。聞聽此事，即忙趕到李府。見眾教習圍住眾人，不得成功，連忙取出十數把火彈子，往眾教習打去。眾人喊道「火星菩薩來了」，眾人一嚇，跌的跌，退的退，火爺叫聲：「三爺此時不走，等待何時！」楊三爺懂得火爺聲音，說聲「走呀！」一齊托托都跳上了屋。一路越城回轉烏山。此時天已大亮，取水淨面洗眼，方得清亮。點人傷了王氏弟兄，帶去孩兒傷了二十多人，感歎不已，令人進城探信。

且說林相公在林內歇了一刻，北風陣陣吹得渾身發抖，只得挨著冷往前行去。只見前面一帶紅牆，走至跟前，乃是一庵。相公用手拍門，說道：「救我一救。」只見裡面走出老佛婆，開言說：「你這人搞錯了門了，我們是個尼庵，不便做好事。」說：「我再一刻就沒命了，請你行個方便。」有兩個尼僧正在大殿念課誦，耳內聽得是林相公聲音，忙叫佛婆開了門。相公走進，見了二尼，將被害情由細說一遍。尼姑大家道：「相公，你此地難存身，快往他方為妙。」相公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尼僧吩咐備齋相待。

且說李府鬧了一夜，強盜去了，天色大亮。請出李雷，在內書房坐下，沖天賊說：「恩爹受驚了。」李雷說：「此回強盜比前回更鬧得凶些，衝哥，高公子往哪裡去了？」衝爺說：「不要提他了，強盜是他勾來的。」李雷一聽，說「衝哥怎麼講？」衝爺

道：「他為夏雲娘而來。只因恩爹搶了他妻子，害了他丈人，特來報仇。眾英雄都是高奇帶了來的。」李雷聽說：「衝哥，我中他計了。」吩咐查看傷了多少強盜。又見那四樓教習來，請了大老爺的安，然後說：「強盜將要拿住，被火星菩薩救去。」邵青去查強盜，喪了二十三名。李府喪了教習十二名，帶傷二十七名。吩咐請溧水縣藍老爺。不一刻知縣來到，先請了安，然後坐下獻茶，茶畢，李雷道：「老父師，前番帶我捉強盜，一個不曾拿住。昨夜更凶，有許多的強盜鬧了一夜。煩你看看。」知縣藍橋大驚，答應下來，查看相驗強盜屍首以及眾教習。看畢，知縣吩咐：強盜屍首用蘆席捲了拖出郭外，家內教習，大老爺少不得用棺木盛殮。有人領去便領去，無人領去就在彼地掩埋。家人答應。回轉書房，稟明李雷告辭，李雷說：「老父師，這番要用心捉拿強盜。」知縣答應出來，打道回衙。有烏山打探的人飛報楊莊。楊天盛得了信，等至二更，叫莊漢前去把屍首盜回，用棺木盛殮，安葬不提。

且言李府家人打掃廳房血跡，損傷傢伙。屋上叫匠人來收拾。再講夏氏雲娘，昨晚見了高公子一面，正要細說，卻見眾英雄來到，指望眾人殺了李雷，聽得外面鬧了一夜後，聽殺傷多少強盜，他便大哭進房，把房門門上，走到牀前，解下手帕，放聲大哭。哭了一會，扣在牀欄杆上，自縊身亡。有小姐身旁服伺的老媽，就哭進了南書房。見了李雷報知此事。李雷心中暗想：一定是高奇進內，會了夏氏。夏氏無愧自縊了。想罷開言，著人到後面將浦媽叫來。家人答應，去叫浦媽。浦媽一聽，魂飛天外。顛顛驚驚來至南書房，見了李雷，叫了聲大老爺。李雷說：「浦媽，銅頭太歲高奇，進夏氏房中有幾次？你好好實說，與你無干。」浦媽聽說，跪下叫聲：「大老爺，此事我實在不曉，沒有看見銅頭太歲進去。」李雷大怒：「你是他貼身服侍的人，怎麼你不知？」「哎喲大老爺，果真沒有高公子進內，叫我如何招起？豈不冤屈殺了。」畜生臉在旁見浦媽不肯招認，叫聲：「大老爺，他不招，何不用炮烙，看他招也不招？」李雷吩咐預備火盆，炮烙伺候。下面答應，就將炮烙一火盆，盛著烘烘的火，把炮烙燒得通紅。浦媽一見叫聲：「大老爺不要動手，我年紀雖老，是個婦人，等我自己來烙。」說罷脫了衣服，走到亭柱跟前，叫聲：「小姐慢走，我老身來也。」言罷認定石礫一頭撞去，可憐碰得腦漿迸裂，鮮血直冒，嗚呼哀哉。一個屈死冤魂，早到幽冥地府。李雷見浦媽絕了命，又吩咐把瑞兒拿來。有家人下面一聲答應，去拿瑞兒。不知死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